

散文 1

今（節選） 李大釗

我以為世間最可寶貴的就是“今”，最易喪失的也是“今”。因為他最容易喪失，所以更覺得他可以寶貴。

為甚麼“今”最可寶貴呢？最好借哲人耶曼孫所說的話答這個疑問：“爾若愛千古，爾當愛現在。昨日不能喚回來，明天還不確實，爾能確有把握的就是今日。今日一天，當明日兩天。”

為甚麼“今”最易喪失呢？因為宇宙大化，刻刻流轉，絕不停留。時間這個東西，也不因為吾人貴他愛他稍稍在人間留戀。試問吾人說“今”說“現在”，茫茫百千萬劫，究竟那一剎那是吾人的“今”，是吾人的“現在”呢？剛剛說他是“今”是“現在”，他早已風馳電掣的一般，已成“過去”了。吾人若要糊糊涂塗把他丟掉，豈不可惜？

屈原的《離騷》，永遠使人人感泣。打擊林肯頭顱的槍聲，呼應於永遠的時間與空間。一時代的變動，絕不消失，仍遺留於次一時代，這樣傳演，至於無窮，在世界中有一貫相聯的永遠性。昨日的事件與今日的事件，合構成數個複雜事件。此數個複雜事件與明日的數個複雜事件，更合構成數個複雜事件。勢力結合勢力，問題牽起問題。無限的“過去”都以“現在”為歸宿，無限的“未來”都以“現在”為淵源。“過去”、“未來”的中間全仗有“現在”以成其連續，以成其永遠，以成其無始無終的大實在。一擊現在的鈴，無限的過去未來皆遙相呼應。這就是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道理。這就是“今”最可寶貴的道理。